

現代父子關係

那些夜晚，我們會在無人的客廳一起玩遊戲，偶爾討論內容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話題。空間陷溺到遊戲音效、一顆閃爍的白燈下。我們被發出故障響聲的風扇吹得頭疼，但仍無法捨棄這段時間，因為我們要升級、要成為遊戲的最強者。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父親便是個遊戲愛好者，每天都得在遊戲中泡到深夜，直至太陽升起才肯罷休。某段時期家裡盛行玩〈魔力寶貝〉，包含我在內的小孩每天的任務就是練功，爭相比較誰才是家族的最強者。長年在外工作的父親在那個暑假回國，自然受到這股風潮影響，加入遊玩的行列。

家裡只有一台電腦，父親的出現意味著電腦只能讓我或他練功，也代表我將落後於哥哥們。無法接受這種挫折的我很普通的在阿嬤與母親在場的客廳大哭，哀慟地指責父親搶走我的電腦不讓我練功，這樣會害我輸給其他人。這樣的哭聲能簡單打動寵孫的阿嬤，她在那晚痛罵父親一頓，使電腦的使用權重回我手中。

我並未帶著勝利者的喜悅練功，而是在某種對父親的害怕和尊敬下不停將眼角餘光瞄向他，生怕他對我發脾氣、或如預想中擺著張臭臉。可事實上他什麼也沒做，只是坐到我身旁看我玩，安靜得像他不存在於這個空間。

我曾向許多人問過父親是怎麼樣的人。母親說他很悶騷，不會輕易說愛；阿嬤說父親不愛說話，感情都藏心裡。哥哥們則說他是有趣的舅舅或叔叔，很愛跟他們一起玩遊戲，是個有趣的人。

哥哥們說謊，父親在我面前只如母親和阿嬤所說。實際見到面時他不像長途電話那頭的「父親」，經常問我吃了什麼？今天上課如何？有沒有好好陪家人？現實雖也有日常問候，但卻少了我期待的熱情，反倒是一種充斥距離感的陌生，因此我們不常說話。這種狀態我會害怕與他獨處，沉默會填滿我們周遭的空氣，並逐漸蠶食整個空間，最後化作尷尬。

那天的氣氛便是如此，我逃命般離開書房、離開他帶給我的尷尬靜默，連遊戲都顧不得。我逃回母親的懷抱，試圖在她的溫暖中找回安全感，接著安然睡去。

本以為父親會在我的大哭與對他的疏遠下放棄遊戲。可當我偶然在因尿意驚醒的凌晨一兩點，走去廁所不經意瞥見他在書房的身影時，才知道他對遊戲有多執著。小孩單純的好奇心驅使我在門外偷看，書房微弱的小燈在牆上顯得暗黃、電腦的淡藍色光線在他臉上不停閃爍，映照出略顯滄桑的神色。

我不清楚他在想什麼，是苦惱於練功？還是兒子對他的恐懼使他愧疚？我無法從那雙眼中找到問題的答案，只能通過他不斷閃動的眼、手中火苗不斷竄升仍未抖掉的香菸菸灰中，讀出他如哥哥們所說的那份對遊戲的熱愛。

某次他在這樣的時刻注意到我，然後把菸熄了，走到門邊問我一句「你還不睡？」後，就將我抱起放在大腿繼續遊戲。我們仍未對話，那樣的陌生再度使我緊張，注意力很自然就被遊戲吸引走。他練等比我想像還快，甚至都快追上比他早玩好幾週的我們，在遊玩時甚至用了我從未見過的技法，最後俐落戰勝連我都打不贏的 Boss。我本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卻在說話前畏縮，靜靜看著那張令我陌生的側顏和熟悉的遊戲，最後敵不過疲倦而睡去。

可能是崇拜他的技術、或在他懷裡睡著時能感受到如母親的溫暖，我每晚都會假借上廁所的名義在凌晨一點起床，並準時來到書房。父親也不排斥，只是淡淡說一句：「你還不睡？」，和他有謎樣的默契，我回一個嗯，接著坐在他腿上。這個時間和空間彷彿變成我們的祕密，在一切寂靜的暑假凌晨，我和他成了冒險者，去遍無數地方，最終在充滿溫和菸草味的懷中睡去。

我們被遊戲串連，即便沒有說話，我卻在這樣的時光中感受到舒適。這種舒適有別於母親和阿嬤帶給我的寵愛，而是一種沉浸於祕密以及和他的默契中所獲取的輕盈感。

最後我們一同在遊戲登頂，成為家中最強者，只可惜遊戲的熱潮已然退去。暑假過後家人鮮少上線，就連我也因上課而被限制電腦的使用權，只剩父親在深夜苦苦支撐。遊戲在他因工作返回中國後被刪除，關於那段時光的回憶也像被刪除、被封存在那年暑假。

幾年後他再度回國，手遊的流行超越電腦遊戲，家中改著迷於〈神魔之塔〉。我玩得近乎瘋魔，每天都躲在房裡偷偷玩到深夜，只為了能在隔日炫耀我的闖關速度。

父親「人家隨俗」，在平板上開始學轉珠、闖關，試圖跟上我們的步伐。那時我們的感情已不再陌生，而是隨著我的長大變得客套。我曾試著跟他聊些遊戲的話題，可他表露給我的卻是差不多的沉默或一種客氣的官方回覆。這也使得我逐漸變得退縮。我們的相處也回歸到最原始的無聲狀態。

又是在凌晨兩三點，那時我愛上畫畫，喜歡在客廳開著微弱的燈光畫遊戲角色。而他則因為母親的潔癖，菸癮犯了就得往陽台跑。

我不會和他說話，只是看他默默走過，而他也會用眼角不斷偷看我。這樣的夜讓我們都顯得尷尬。隔天要上班上課，兩個不該出現在這個時間點的人碰頭，只是我無法像年幼時那樣對他做的事產生好奇、也不再對他的大腿產生眷戀，因我認為自己正在成長，而青春期的叛逆誘使我抵抗那股溫暖和舒適。

結果率先打破寂靜的是寡言的他。他某次提著平板悄悄走來，用像是硬擠出的淡定語氣說：「這關我過不去。」說這話時嘴裡還時不時在吐出白煙。對此我不反感，反倒覺得那股煙味讓人熟悉，是父親特有的氣味。

燈火陰暗，我看不清他的臉和表情，只聽見他在我輕鬆破完關卡後，用他長得如尖刺的指甲搔頭發出沙沙聲，嘴裡碎念「這麼簡單喔……」，然後禮貌地說句謝謝，最後隱沒在房間的入口。

後續他便經常在深夜拿遊戲來請我幫忙，對話也只有短暫的兩三句。時間久了，我開始變得不耐煩，覺得私人的時間被他闖入，跟他說如果不會的話可以氙金，不要每次都問我……這類尖銳的話語。他則只是微笑，緩慢離開時繼續用他笨拙的手指滑動畫面，十分滑稽。

可能是我的話真的刺傷他，之後他便鮮少找我協助，就算遇見困難的關卡也不會向我提問，而是自己固執地思考解決方法、接著碰壁，最後憤然關閉遊戲，隔天再繼續過同一關。

本應因此感到輕鬆的我，卻感受到巨大的落差。看著每晚從我身邊經過的他，那雙眼不會偷偷看我，而是專注看著平板並迅速走到陽台，返程時也不會有遊戲邂逅伴隨「你還不睡？」的慰問，全部只剩沉默。我猜想這可能是在每日凌晨與他的「偶遇」中，我已習慣他的陪伴，對這樣寂寥且無語的夜我開始覺得孤單、害怕。

幸好這份靜默與疏遠不會維持太久，畢竟我們始終是父子，沒有什麼是過不去的坎，何況遊戲？

在我意識到那陣孤獨時，便試圖重新與他連結，卻發現開口能聊的只有遊戲。我們會客氣地聊關卡、抽的卡片，有時則安靜玩自己的遊戲。在過程中我仍會偷偷觀察他的側臉，發現和幼時看見的不同。我已然長大，能與他並肩而坐，看見的不再是仰視的側臉，而是能平視觀察他的那張臉在何處多了幾個痘疤？也許鬍子更白了些？這都是幼時無法看見的，有關父親的變化。

在只留一盞夜燈的客廳，我們兩人的臉被手機上的顏色所覆蓋，他時而是藍色、時而是紅色，甚至能從他的眼裡看見轉動的遊戲珠子。偶然間我們會彼此對視，不自然卻適當地笑，彼此張了張嘴但又說不出任何話，最終回歸遊戲。

我們的關係隨著遊戲熱絡，也伴隨遊戲的退燒產生距離。可生在科技不斷發展的 Z 世代，遊戲不斷推出，我們總能找到不一樣的遊戲延續父子關係。

高中那年他總算回國工作，我們不再分隔兩地。在這段時期，家族也著迷過無數不同的遊戲，像是〈魔力寶貝〉手遊版、〈真三國無雙〉系列等，但都和以往一樣，每款遊戲只活一兩個月便退燒。

「我玩那麼認真幹嘛，你們最後還不都不玩了，剩我一個。」父親經常在我們找到新遊戲時這樣說。

即使如此，他仍會在每次找到新遊戲時，試圖在所有人以前練到最高等，並在大家退遊後繼續一人苦撐，甚至創了好幾個不同的分身來陪伴自己。看見他的堅持我便嘗試不退遊，跟他的分身玩，可最終仍支撐不了多久就收場。

每當這種時候我總感覺和他的距離不遠也不近，當我們彼此沉浸在同個遊戲時，他便與我距離非常近，反之則變得模糊。我們能在看到一款遊戲時暢談、也能在短暫的笑顏後陷入長時間的沉默，最後打破寂靜的又是另一款遊戲。

父親和我總是最晚退出遊戲的人，並非因為遊戲好玩、或真的亟欲登上遊戲頂峰，而是純粹享受於每晚在凌晨碰見父親所體現的默契，或許我們不會對

話，但我們手機和平板的畫面都會是同個遊戲，而我們的角色能在遊戲中碰面，就好像遊戲連接父愛與兒孝，打敗一隻王或一個副本，我們的感情說不定能進入下個階段；或是在一款遊戲和另一款遊戲的銜接間，我們能試圖找到更舒適的相處方式，不再是斜眼對看，而是透過遊戲角色正視彼此，連表達愛也是如此。

搬到林口新家後，我幾乎每天都和父親在同樣的凌晨三四點撞見彼此，他手拿平板，螢幕微弱的光將他的臉映照得模糊，似黑非黑的雙頰油亮，透出一層白。我和他對視、再與平板對視、最後四目相對，我率先開口：「這麼晚你還不睡？」

他低沉嗯一聲，在走廊的盡頭右轉，到陽台抽菸。而我則到客廳倒杯水，接著在沙發打開手機的麻將遊戲，進入等待，猜想對局能否排到父親。

米黃燈光照亮整個房子，唯獨漏掉陽台，那裏是無盡的黑暗夾雜雨聲。我彷彿和父親處在不同空間，唯一的關聯便是我們手中的遊戲。可惜麻將遊戲沒排到跟他一樣名字的人，我們在虛擬世界又一次錯開彼此，嶄新的對局遇到的是三個生面孔。

玩了約十五分鐘，我的對局結束，而他恰好推開陽台門，發出輕柔的響聲。黑暗中劃破一絲光芒，依舊是被平板映照的臉，不知是不是錯覺，抽完菸的他感覺又更加瘦弱，至少比我印象的更消瘦。我坐在沙發靜靜等待他向前，然後在同樣的時刻走到沙發邊，一直看平板的他會抬頭看我，皺眉說：「這麼晚了，你還不去睡覺？」然後我會嗯一聲，靜悄悄跟在他身後，直到我們面對面的房門虛掩，我才會淡淡地說：「晚安。」他也許會回應，也許不會，聲音在門後顯得遙遠。

又是一個失眠的夜，在我意識到時，自己就鮮少能在三點以前入睡。可我清楚這樣的夜我並不孤單，明天同樣的時間，他依然會出現在那裏。而我也只需現身，並在每個不眠的夜裡思考，麻將遊戲之後該是什麼？什麼遊戲才得以

玩得長久？

或許「你還沒睡？」本身，就是一場屬於我們的遊戲。